



唱本

蓝桥会

刘新整理

(二人转)

蓝桥会

回盃记

王二姐思夫

春风文艺出版社

蓝 桥 会

刘 新 整 理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¹/₃₂·1印张·21,000字·印数：72,001—112,000 1957年6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原版

1959年12月新1版 1962年11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T19158·134 定价（5）0.08元

PDG

藍 桥 会

日暖風清艳阳天，
百草爭芳土外鑽，
桃花吐蕊紅滿樹，
柳枝放葉綠封山。
魏魁元放学往家走，
藍河不远到面前，
風吹蘆葦嘩啦响，
从上流冲来一只打魚船，
年迈的漁翁船头坐，
手里執着釣魚竿，
打柴的樵夫來問路，
老漁翁回头指深山。
看的公子哈哈笑：
“好一个漁樵問答兩位大賢！”
又往藍桥送二目：
象張弯弓河上悬，
藍桥二九十八洞，
九洞流水九洞干，
九洞干的跑車輛，
九洞流水行舟船，
桥上鋪的青石板，
兩边安着木欄杆。

藍桥修的寬又大，
桥头刻着一对联，
上一联：立木能頂千斤重；
下一联：橫梁可架万座山。
魏公子觀罢藍桥把村进，
再表表佳人藍瑞蓮。
这日正在房中坐，
忽听婆母喊連天，
不用人說知道了，
就知婆母等飯餐。
欠身忙把床来下，
拿过圍裙系腰間，
走进厨房望了望，
缺柴少水飯怎餐？
屋里無柴得奴抱，
缸里無水得奴担。
腊木扁担拿在手，
柏木水桶挂兩边，
水扁担，兩头尖，
一头一个鈎，
兩头六个环，
迈一步，一忽閃，

迈兩步，兩顫連，
顫連忽閃忽閃顫連压着奴的
肩！

大門外有片沙土地，
春天翻漿地發壇，
小奴家走了一个連环步，
累的我吁吁直喘腿腕酸！
換过肩来往前走，
霎时来到井台前，
放下一双盛水桶，
腊木扁担擡一边。
瑞蓮伸出描花腕，
用手忙把轆轤把搬，
柳罐下去龙摆尾，
到底来个云里翻，
搖动轆轤往上絞，
好象珍珠倒卷帘，
小佳人一連打罢兩桶水，
累的她渾身出汗濕透衣衫！
挑水沒帶秋波扇，
撩起圍裙当扇搧。
寄下瑞蓮先不表，
从那旁来了公子魏魁元，
輕搖小扇往前走，
猛瞧見有个女子把水担，
弯弯的眉毛水冷冷的眼，

長長的臉蛋兒賽过粉团，
个兒不高也不矮，
手撩圍裙把汗搧。
我看此女好面善，
是怎么忘到腦后边？
想罢多时猛想起，
有几分好象藍家小瑞蓮！
欲待上前把她認，
又怕是認錯人惹起麻煩。
低头一計有有有，
我何不借着討水把話談。
整整衣衫走过去，
抱腕秉手把腰弯：
“賢嫂啊，我本是行路之人从此
过，
走的我心热口發干，
山高路远茶不便，
来找賢嫂討清泉，
賢嫂舍我一碗水，
永远不忘好心田！”
瑞蓮正然来凉爽，
来一个行路君子求清泉，
看年紀將过二十岁，
眉清目秀長的齐全，
唇紅齒白容貌端正，
啊！好象魏家小魁元！

天下事沒有这么巧，
打破的鏡子那能圓。
未曾說話退了兩步，
慌忙答禮把話言：
“相公飲水只管用，
井台以上有啥麻煩；
不叫公婆家法緊，
請到屋里沏壺茶餐。”
魁元連連說：“多謝！”
蹲下忙把水桶搬，
口里不渴強飲水，
借着水面看容顏。
瑞蓮在旁也偷看，
暗暗夸贊好几番：
他若是魁元哥今天來到此，
我向他訴訴這些年的冤。
他一定能救我跳出苦海，
那怕是討吃要吃也心甘！
瑞蓮心里正盤算，
忽想起婆母在家等飯餐：
“相公飲水請快飲，
俺的婆母家法嚴，
輕的拳頭巴掌打，
重了就得挨馬鞭。”
公子这里忙答話，
連尊：“賢嫂請听言，

只顧井台來飲水，
忘把賢嫂家鄉盤，
賢嫂把家鄉住處告訴我，
改日登府好去問安。”
瑞蓮說：“公子一旁站個穩，
听我把家鄉住處对你言，
你順着奴的手腕瞅，
這條小路在面前，
從此往南走，
向東拐個彎，
宅子在路北，
影壁在道南，
門口歪脖樹，
柳樹三道彎，
百靈子樹上挂，
毛驢亂叫喚，
百靈子吱吱嘯，沒把食來喂，
小毛驢亂叫喚，沒把草料添。
門樓是單間，
獅子列兩邊，
門板黑油面，
綠油鑲的邊。
三間海青房，
一明兩暗間，
前頭一面青，
后頭風火簷，

磚座四条腿，
砌了三行磚，
烟筒整一对，
摆列在兩边，
窗櫺花万字，
魚陽上边安，
屋里板吊搭，
風窗套外边。
婆母为大东里屋住，
象咱这当媳妇的就得住西間。
东里屋安的花格扇，
西里屋挂着綉花小門帘，
大絨滾的口，
蝙蝠四角粘，
上綉蜻蜓来戏水，
下綉鯉魚来卧蓮，
在当中綉上一个扇子面，
有几出小戏綉在上边。”
公子說：“門帘賢嫂亲手綉，
人好手巧一定可观！
不知綉的什么戏？
有劳賢嫂談一談。”
“公子你实在要听等一等，
我把那几出小戏慢慢往下言：
头出戏：綉的祝英台，
手扶着棺材泪流滿腮，

哭声哥哥梁山伯，
恨爹媽，太不該！
一对鴛鴦給分开，
苦苦的逼我所为何来？
二出戏：綉的李三娘，
怀抱着磨杆泪汪汪，
哭声丈夫不見面，
可嘆我，在磨房，
生下姣兒咬臍郎，
多咱能相逢轉回故乡？
三出戏：綉的玉宝釧，
武家坡前把菜剗，
埋怨我父王丞相，
絕不該，心眼偏，
金殿以上把婿參，
招討元帅貶为先行官！
四出戏：綉的汾河灣，
薛礼还家来到窑前，
柳迎春教养一双兒女，
薛丁山、薛金蓮，
苦苦等了十二年，
父子相逢夫妻团圆。
梁祝死去化蝴蝶，
李三娘母子相会井台前，
玉宝釧也有算粮日，
柳迎春苦熬也不过十几年。”

藍瑞蓮說到这里流下痛泪，
魁元在旁忙接言：
“世上沒有不亮的夜，
天下沒有不晴的天，
大海虽深总有底，
有味的瓜果多是苦后甜。”
瑞蓮說：“鉄树都有开花日，
滄海也能变桑田，
我比磨房驢和馬，
除非是一死苦才能受完！”
魁元說：“賢嫂为啥說此話？
莫非身蒙不白冤？”
瑞蓮說：“提起我的那些苦，
就是那鉄石入聞也心酸！
我娘家不在本地住，
藍家堡里有家园。”
瑞蓮女一句話兒將出口，
魏魁元又惊又喜又心酸：
“妹妹呀，只說今生难相見，
想不到还能重逢井台前。”
瑞蓮說：“你是魏哥来到此？”
公子說：“正是当年小魁元。”
藍瑞蓮面对魏哥想起以往：
咱兩家东鄰西舍住了多少年，
他常給我掐花戴，
我常給他把辮編，

他騎着秫秸当烈馬，
我抱着枕头悠了一个欢。
一年小二年大長了心眼兒，
有句話憋在心里誰也沒敢談。
那一天同去东溝把蓮采，
他瞅着我問：“那朵花兒鮮？”
我一听這話有了气，
小嘴兒一撅憋屈好半天，
說：“你看它好快跟花兒去！
从今后永远別到我面前！”
他說：“我倒有心把花采，
不知道人家那头嫌不嫌？”
这时我才知其中意，
原来是指着蓮花探問咱。
满怀高兴心偏跳，
我扭过身去半天沒答言。
慢慢地解下“兜肚”遞在魏哥
手，
說：“这件东西做出有半年。”
我魏哥笑容滿面接過看，
有一双交頸鴛鴦綉在上边。
魏哥說：“原来是一对有情鳥！”
我忙說：“願它們無灾無病到百
年！”
現如今言犹在耳事已过去，
景物全非不是从前。

我有心拉住魏哥痛哭一場，
唉！怎奈他長大成人我有夫男！
強打精神止住悲痛：
“魁元哥你怎來到井台前？”
魁元說：“我在那古花山上詩書念，
清明放假把家還。
自從那年遭大水，
兄妹分散這些年。
我也曾各處托人把你訪，
我也曾求神問卜去討籤。
盼斷肝腸不見面，
望穿兩眼信不傳，
只說今生難相會，
那曾想又得重逢井台前！
妹妹你怎落的這般光景？”
瑞蓮說：“提起往事心象刀剗！
那一年藍家堡里遭大水，
俺爹娘領咱逃難來到藍橋前，
手中無錢難度日，
我爹給老周家扛活混吃穿，
老周家年供柴來月供米，
一來二去欠下驢打滾的錢。”
魁元在旁吓一跳：
“呀！這一筆閻王債多咱能還完？”

瑞蓮說：“管事的那天來要賬，
說的話兒辣又甜。
他叫咱：‘快想好辦法！
心眼兒一活動賬就能還完。’
我爹說：‘窮人身子當地種，
除了扛活那里來的錢？’
惡奴說：‘瑞蓮今年已不小，
少東家周玉景還沒續絃，
這門親事若作妥，
五百吊一筆勾銷算還完；
你若不應這親事，
收回來房子當時就還錢！’
逼的我爹無計奈，
含淚把親生女兒往火坑填！
老周家時不容緩忙搬娶，
選的五月二十三，
坐帳都是面向里，
有一對鏡子撮在窗台前，
鏡子里照出了丑鬼的面，
我頭一回看到這樣丑容顏：
高下沒有三尺五，
粗細倒够二尺三，
頭髮不梳打成餅，
大球小球捍成毡，
臉上的麻子足有銅錢大，
小空里還長黑雀斑，

自幼生来一只眼，
剩下那只紅綫鎖眼边，
胸前長个鷄心脯，
背后罗鍋捎帶拱肩，
生来就是个条半腿，
走起道来顛搭顛。
他那有一分人模样，
再加上四六不懂傻又憨。
当时我心如刀扎腸如把攢，
就好象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
好容易熬到人客散，
日落西山黑了天，
別人的花燭夜都是欢天喜地，
可嘆我藍瑞蓮愁有萬千！
一更一点月兒將出来，
丑鬼丈夫喜笑顏开，
傻东西瞅着为奴直發楞，
小奴我嘴兒一撇鼓着双腮，
他也沒敢动，
我也沒搭白，
周玉景咳了一声爬上炕，
怀抱个枕头睡起来。
伤心我不把別人恨，
周老虎放債逼亲太不該！
鳳凰偏把烏鴉嫁，
灵芝草配个狗尿台，

同街姊妹誰象我，
等多咱能够跳出火坑来！
二更二点月兒照床头，
藍瑞蓮坐洞房犯憂愁，
我好比入籠之鳥難展翅，
又好比活魚入網兜，
真叫我入地無門上天無路，
熬到多咱才是头？
三更三点月兒照窗紗，
小奴我泪如涌泉不顧擦，
滿心要哭又不敢出口，
怕的是惊醒丑鬼他，
若是把丑鬼丈夫他惊醒，
一定問半夜三更哭的是啥。
真要是魚死網破和他鬧一場，
又怕是惊动婆母老夜叉，
老刁妇走进房来把我問，
叫俺这新过門的媳妇說个啥？
四更四点月兒往上升，
我坐在床上泪珠傾，
伤心埋怨自己的命，
是怎么攤个爸爸这么穷？
若不欠周家这笔閻王債，
怎能把亲生女兒推进火坑！
思思前想想后心如刀攪，
天哪！我倒是那輩子損了陰功？

五更五点月兒照西山，
想起我魏家哥哥小魁元，
咱二人心投意合十几載，
又誰知一場大水拆散姻緣。
我只說今生今世難相見，
沒想到又能重逢井台前。
魏哥呀！你看我那還象個人模樣，
分明是牛馬一般活世間！”
听的魁元如酒醉：
“妹妹呀，誰知你命苦賽黃連。
常言說：‘船到江心怕風暴，
晒鹽最怕連雨天，
鮮花難抗雹子打，
兩口子最怕不投緣！’
這樣的丈夫那能配你，
好比作牛糞堆上插金蓮；
公婆怎樣看待你？
周老虎的家法嚴不嚴？”
瑞蓮說：“公婆待我更不好，
堆壘的活計總也做不完，
常把我比作牛與馬，
說：‘不死就得把賬還！’
起床以後鷄才叫，
睡下過了三更天，
里里外外交與我，

一樣不好抽頓鞭，
灰土是我擦臉粉，
鞭子拳頭當飯餐，
藍瑞蓮雖然不是純鋼鐵，
那天不在紅爐里头鑽几鑽！”
話到了傷心處肝腸寸斷，
在一旁氣壞魏魁元：
“周老虎萬惡滔天欺壓良善，
放債逼親豺狼心肝。
賴蛤蟆想吃天鵝肉，
山鷄要把彩鳳攀。
欺人家可心可意伶俐女，
怎不看你的兒子傻又憨？
古人說：‘眼望天鵝不下蛋，
強扭生瓜不香甜！’
妹妹呀！這樣日子怎麼忍？
不知道你作啥打算？”
瑞蓮說：“事已至此有啥辦法，
也只好來世里俺再團圓。”
魁元說：“我們不能等來世，”
瑞蓮說：“有啥主意快快談？”
“你看！井底蛙兒難出水，”
“它好象受苦的藍瑞蓮。”
“你再看！鴻雁飛翔真快樂，”
“可惜我不能上九天。”
“我們要學寒鴻雁，

抖翅凌空飞上天。”
“多咱逃出苦命鳥？”
“單等今夜三更天。”
“咱倆去到那里会？”
“双双同到藍桥前。”
“你若先到等着我。”
“你若先到等着咱。”
“一言为定沒更改，”
“天塌地陷不負此言！”
藍瑞蓮万朵心花都开放，
想了想自己瞅了瞅魁元。
不枉我掙扎七、八載，
到底盼来这一天。
單等今夜三更后，（內喊：媳
妇！）
忽听婆母喊連天。
慌忙担起盛水桶，
眼望公子叫：“魁元！
我先回到周家去，
不見不散三更天！”
魁元說：“妹妹不用再囑咐，
公婆面前嘴要严！”
瑞蓮說：“哥哥保重多保重，
不用替我把心担！”
挑着水桶往家走，
心里高兴不敢喜欢。

婆母面前撒个謊，
就說：“柳罐掉井撈半天。”
那有心腸去做飯，
拿东忘西顛倒顛：
炸的肉醬澆上醋，
炒的雞蛋沒搞鹽，
就数干飯做的好，
看几回日头又串了烟。
惡婆婆一边吃着一边罵，
藍瑞蓮心里直跳沒敢答言。
溜到西屋把炕上，
針綫簸籬往外搬，
拿起鋼針忙引綫，
是怎么左引右引引不穿？
賭气放下針和綫，
眼望窗影盼黑天，
好容易熬到掌灯后，
又送来一包髒衣衫，
滿心不願也得洗，
那还管淨干不淨干。
我人在水坑心在岸，
恨不得插翅飞到藍桥前。
剛給牲口添上草，
譙樓鼓打二更天。
听了听公婆还說話，
瞅了瞅傻当家的睡的正酣。

是怎么心里直劲跳？
千头万绪往上翻。
这些年苦处一言难尽，
就好象掉在了万丈深渊！
左思右想心慌意乱，
忽听雷声响连天。
莫非今夜要下雨？
那可活活坑死咱！
高高抬脚轻轻落，
伸手拉开房门栓，
呀！伸出手来不见掌，
攥回拳来不见拳，
早不下来晚不下，
歪嘴子吹“撒拉”偏遇偏！
一摸大门上了锁，
急的瑞莲打转转。
呀！东屋为啥灯明亮？
一定是公爹出来把草添！
顿足横心踏上猪圈，
借高跳出墙外边。
不顾深浅往前跑，
再表公子魏魁元。
自从井台相会后，
时刻不忘蓝瑞莲，
没心观景假装观景，
不是游山偏来游山。

我不爱听枝头画眉啼，
盼的是夜阑人静三更天。
三更三点没来到，
我站桥头数栏杆，
眼望着栏杆看不见，
才知道今夜是阴天。
阴天千万别下雨，
老天爷成全成全咱！
公子正在胡祷告，
一道厉闪驰过眼前，
闪光一过雷声到，
紧接着瓢泼大雨象箭穿。
公子桥下去避雨，
山洪暴发到眼前，
跑了两步又摔倒，
波涛吞去魏魁元。
公子一死且不表，
再表佳人蓝瑞莲，
不怕雨打芙蓉面，
那管泥水脏衣衫，
陷掉了绣鞋拎着跑，
罗裙开了搭在肩，
皇天塌了全不管，
一心去会魏魁元。
远远听见山洪吼叫，
滚滚的涛声冲到蓝桥前。

不顧一切往前跑，
忽听有人喊：“瑞蓮！”
听这声音心胆俱碎，
分明在水里掙扎来喊咱。
三跑兩跑把堤上，
才瞧見洪水已把藍桥漫。
在这时雷声更大雨兒更紧，
閃光夺目来往直窜，
借着閃光往水面看，
随波翻起藍紗衫。
一見藍衫流下泪，
心如把攢肝象刀剗，
二目昏花金星乱窜，
兩耳呼呼傻人一般。
这些載死去活来不是容易，
苦熬苦拽盼到今天，
好容易約下藍桥会，
洪水又冲走魏魁元。
老天哪！难道你就沒長眼？

瞅不着苦命的藍瑞蓮？
恨罵声杀人的周家吃人的野兽，
橫行霸道無法無天！
生前不能食你們肉，
死化厉鬼也报仇冤；
爹爹呀！你老人家白疼我，
不能送終到坟前。
兒今一死倒干淨，
省着挂肚把腸牽；
魏哥呀！世上沒咱走的路，
大海無边誰敢攔！
生前不能同衾枕，
死后夫妻一处眠。
你在藍河等一等，
来了妹妹小瑞蓮。
縱身跳入藍河內，
恨洪水只管吞入無处伸冤！

（根据王桂容原詞、吳劬非记录“藍桥記”整理）

回 杯 記

第一場 私 訪

人：張廷秀（張）

地：苏州城外——苏州大街

时：明嘉靖某年八月十五日巳
时

〔張上

張：哈哈！張廷秀啊張廷秀，你這一改扮，倒成了一名花兒乞丐了。天氣不早，走啊！

（唱）迈步走出公館中，

去訪恩妹王蘭英。

暑往寒來光陰似箭，

轉眼分別整六冬。

自從趕考離家下，

書沒捎來信沒通，

二老不知在不在？

恩妹的心情改沒改更？

心急懶觀路途景，

遠遠望見蘇州城，

緊走几步把城進，

一街兩巷鬧開開，

不走大街小巷，

猛瞧見岳父宅院在路東。

有心登門去求見，

又不知岳父懷的什麼心

情？

我不進府門往後繞，

到花園訪訪恩妹王蘭英。

（下）

第二場 捧鏡架

人：王蘭英（王）

春 紅（春）

地：王蘭英的綉樓

時：與第一場時間同

景：王蘭英臥室陳列着妝奩

幕啓：王坐場，徐徐站起，在沉

悶的音樂聲中，下意識地

繞屋走着；春上，開窗……

遠處鑼聲

王：春紅，這是那裏鑼聲响亮？

春：小姐，這是趙大姑爺子夸

官，鳴鑼開道。大姑喜，二

姑你也喜呀！

王：趙昂賊子夸官，與我何干！

我不喜！（愈形焦急地走着，來

到窗前，忽看見了前廳的蘆棚）

春紅！

春：小姐。

王：咱府有了何事，前廳上高

搭蘆棚？

春：小姐真是貴人好忘事，今

天不是八月十五，是咱

家老爺的壽誕之日，那是

搭的戲棚。我聽說今天的

戲才好呢！甚么“荆釵記”？

唉，我真糊塗！還忘了給二

姑道喜了呢，二姑你大喜呀！

王：春紅！

春：小姐。

王：你下楼去吧！

春：二姑，你还没用飯呢！

王：去吧！餓時我會喊你。（春下）……（前廳傳來鼓樂聲，王驚，但不解；春紅捧着鏡台上）

春：小姐小姐！你大喜啦！

王：春紅，你說些什麼？

春：二姑啊，趙大姑爺子回來說：“二姑父命喪南京了。……”

王：誰信他那些胡言，你又提他作甚！

春：忙啥，你听下回分解呀。大姑老爺這一說，俺們老爺就信以為真，將二姑另聘了。

王：怎麼說？

春：將二姑另聘了。

王：但不知聘與那家？

春：許與南門外蘇大公子，今日是中秋佳節，前來下聘彩禮；二姑你來看，這架寶

鏡就是蘇府下來的彩禮呀。

王：春紅，此事可当真？

春：我的傻二姑啊，彩禮都送來了，那還能假吖！

王：（痛恨極）哎呀！（昏，春急捶背、喊，王漸漸醒來）

（唱）小春紅上樓來報了一聲，

王蘭英只覺着五內如烹。

左思右想主意不定……（站起，下意識地走着……好象有了主意，決心的）春紅！

春：小姐。

王：（唱）你與我燒杯茶潤潤喉嚨。

春：是。（關心地望着王，嘆息地下）

王：（顛喪地坐下）二哥進京科考，一去六年未回。趙昂回來說：我二哥命喪南京了。我父信了賊子之言，將我另聘，許與南門外蘇大公子。今日中秋佳節，前來下聘彩禮，這可如何是好？

(唱)王二姐，泪盈盈，
埋怨二哥張相公：
看世上求名的千千万万，
誰象你一去不回程。
二哥你进京六年整，
就如同撒出風箏斷了繩，
論說是六年光景不算太久，
是怎么就象好几十冬。
盼你一載又一載，
盼你一冬又一冬。
只說是：水流千里归大海，
船到河灣必轉篷，
牛女还有团圆日，
我怎么和二哥不能相逢！
那知道赵昂賊子帶來無情劍，
斬斷咱夫妻恩愛情。
他便說：“二哥命喪招商店，
永远不回苏州城！”
我父信了賊子話，
將我另聘与苏监生，
今天苏府来下彩礼，
前厅坐滿众宾朋。
我若再不拿主意，

几天后苏府就来把亲迎！
唉！二哥呀二哥，你真死也罢，假死也罢，咱夫妻今生今世算見不着面了！
(唱)王二姐，泪双傾，
又恨又罵又發瘋：
恨的是二哥你怎不回轉？
老爹爹苦苦逼我为何情？
罵了声赵昂不該把我害，
勾通賊子苏监生，
王蘭英活着不能吃你肉，
死后定追你們魂灵！
越說越惱越有气，
心火上撞發了瘋，
我搬倒被格扯了被，
鴛鴦枕撕个碎零零，
香粉头油全不要，
簪花首飾地下扔；
一回头看見菱花鏡，
就好象万把鋼刀扎前胸，
它那是苏府下来的彩礼，
分明是催我早进枉死城！
惡狠狠抓起菱花鏡，
摔在地下四处崩，
我摔了鏡子摔鏡架，
回手拿起三尺綾，

二姐这里要上吊……

〔春紅急上〕

春：(唱)来了报喜小春紅。(上樓)

小姐恭喜！小姐恭喜！

王：春紅，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

春：小姐，張二相公得官还家来了，豈不是一喜？

王：怎么說？

春：張二相公还家来了。

王：是……他……？

春：一点都不錯。

王：他在那里？

春：現在花园。

王：你怎知曉？

春：我听書僮王进說的。

王：这就好了！

(唱)我听丫环报一声，
就好像斗大珍珠落掌中！
我不顧梳妝忙把春紅叫：
快来攬我下楼庭！

春：是。小姐，你随我来。(下楼，圓場)

第三場 花亭会

人：王蘭英、春紅、張廷秀

地：王府花园

时：接第二場

景：花园

王：春紅，你看花园門怎么开着呢？

春：小姐，花园里誰也沒有。門是書僮王进开的。

王：巧啊！(同走進)

(唱)进园来止住步四下观望，

呀！是怎么往日今天大不相同！

春：小姐，也沒差样啊。

王：(唱)在往日进花园愁声四起，

惱人的蟋蟀刺耳的鳴；

今日里进花园全都改变，

你看那：山哪、水啦、花呀、草啊，分外鮮明！

春：小姐，連那喜鵲都对着你嘯哪！

王：(唱)春紅，你就快点走！

(失足，春紅忙拉住)

春：(唱)小姐，怎么忙也別忘了消停。